

涅槃的葡萄

●张金凤

在青岛崂山山系的余脉上，平度大泽山是个颇有文化厚度的地理坐标，有国家级保护文物天柱山魏碑，有岳石文化遗址，有墓塔林、书法胡同等三十多处人文景点，但是近十几年，它们的风头好像被紫莹莹鲜润的葡萄遮掩。一听到平度大泽山，大众的味蕾就立即强烈地记起那甜美多汁的葡萄。“西有吐鲁番，东有大泽山，”葡萄已经成为大泽山的金字标签。

成书于清康熙五年的《平度州志》，已把葡萄列为主要水果之一。但在粮食至上人们以温饱为目标的年月里，葡萄是个奢侈的词汇。当改革开放的春风遍拂神州大地，葡萄那历史中的水果美人，跃升为平度人的福祉，大泽山人靠葡萄过上了富裕日子。但是，在葡萄基地建果农自己的葡萄酒厂仍是当地人的梦。

这时候，一个奇人走进人们的视线。69岁的高竹亭与共和国同龄，他原不是地道的种植葡萄的果农，他放弃了“铁饭碗”、停产了效益很好的水磨石厂，转产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

高氏庄园坐落在一个平缓的山坡上，紧靠着水库。远远看去，水波浩淼清冽。葡萄园是用水库里的水灌溉吗？不，我们用地下水，凿井取水比直接用水库的水多了一层过滤和沉淀，对葡萄品质更有保证。显然，这一取水措施就增加了不少成本。高氏庄园的主人高竹亭就是这么执拗。一次次的转产他都在人们疑惑的眼光里进行，每一次他都成功了。他的转产就是把家乡的青山绿水保住，把家乡的葡萄之美留住并不断挑战更更好。

1998年，他的石材生意到了鼎盛时期，但他觉得，不能这样吃山

了，我们开山采石，山吃完了怎么办？子孙后代吃什么？为了这块土地的走向和他人生的发展，他在地头转了一圈又一圈，鞋子踩满泥巴也踩满了野花的香气。丰收季节的葡萄香气唤醒了他的嗅觉，打开了他的思维。靠葡萄吃葡萄，种葡萄、造葡萄酒。

当年，青岛泽山葡萄酒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高竹亭拥有了自己的葡萄酒酿造基地，并响亮提出要酿造中国最好喝的葡萄酒。但是高竹亭觉得他只有用自己的葡萄汁酿造的葡萄酒才能保证质量。因为质量保证，他的葡萄酒销售越来越好。但是，离他做最好的葡萄酒的梦还有很远的距离，他自己没有那么多葡萄，他无法从源头把控，就仍旧不能全环节优质。只有拥有大规模的葡萄种植基地，才能做到全程优质。2007年，高竹亭看中了坐落于泽山湖东南岸的200亩山峦薄地，他跟160多户村民逐一协调，以高出他们期待许多的价格一举拿下那片土地，开始种植有机葡萄。他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在做葡萄园，而是暗含了高端旅游观光农业蓝图。劈山开岭、整理土地，把水库也纳入景观，把原先南北种植的土地横过来，耕整改成东西种植。那时候没人理解，种植葡萄而已，高老板在这片土地上那么多力气折腾什么。

村民看到高竹亭把地挖得这么深，奇怪地问：“老高，你这是要开发盖楼吧？”高竹亭开玩笑地回答：“是啊。”“盖楼也不用挖这么深的地基吧。”高竹亭为什么要挖这么深？原来他研究过，在种植有机葡萄时，挖得越深葡萄根扎得越深，深层土壤里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就会吸收上来，它们会改变葡

萄的品质。三年后，当有机葡萄被客户称赞为“吃别的葡萄吃不出这种感觉”时，高竹亭笑了。

种出最好的葡萄还不仅仅是深挖土地，限产是他狠心的决策。把地整好后，高竹亭开始种有机葡萄。“我要种有机葡萄，要低产量高品质，每亩限产1000斤。”大家感到不可思议，说道：“别人种葡萄是为了追求高产量，多赚钱。你倒好，还怕每亩生产的葡萄多，给每亩限产量？你不赔死吗？是不是神经有毛病？”

高竹亭就这么决定了，不管葡萄结了多少果子，每亩产量一千斤。在栽种时，他对每一棵葡萄都设了距离，并且数清了一棵葡萄结几穗，一穗结多少粒。多的穗都剪下来，大的穗要缩小，他梳掉的幼小葡萄果粒满地都是，盖着地皮。

看着葡萄被摘下来扔掉，工人们心疼，一起向他抗议。抗议无效后，工人到高竹亭家去告状。他们对高竹亭的爱人说：“老高有神经病，你快去看看吧，把葡萄都损坏了。”面对质疑和责问，高竹亭不解释，只是坚持自己的要求。这棵孤独的葡萄，不到秋天，谁知道它的滋味是独一无二的甜美呢？

所有人都不理解，别人都在用化肥，你不用，用自己造的什么肥料；人家都在用化学农药，你不用，你说有毒不行，你用的那些方法，成本多高？还有除草剂，你每年花钱用人工除草四五遍；你呀你，怎么了？我就是想种最好的葡萄，造最好的葡萄酒。干红、干白、白兰地、甜酒等“泽玉”和“高氏庄园”系列葡萄酒连续推出，大泽山原产地的中高端葡萄酒开始打开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的大门。

利用年休假，我自费参加了“海南五日游”。随团的“全陪”导游是个非常热情也非常开朗的小姑娘。

虽然小姑娘才二十出头，但她在旅游大巴上的开场白却有点少儿不宜：“我姓于，你们就喊我小于或于导，最近五天，我将全程陪你们游玩，陪你们照相，陪你们吃饭，但是……就是不能陪你们睡觉！”逗得一车人哈哈大笑。但小于却收住笑容——显然，这样的“段子”她说的次数太多了。

在大家的笑声中，小于就挨个收身份证，说是乘飞机时要用，现在正好闲着。我乐了：“到机场还

“马上就要到机场了，时间有点紧张，大家可以下去‘唱歌跳舞’，十九名乘客全都下车‘方便’，之后还抽抽气、透透气；重新上车后，小于就开始点人数：“1、2、3、4、5……”一直点到“19”，小于才对司机挥了挥手：“开车！”

后来上下飞机时，小于屡屡清点人数，我都明显感觉到到齐了，小于还是非点一次不可。我笑着说：“于导太爱清点人数了。”没料小姑娘反将我一军：“难道我能问‘没来的请举手’吗？”

翌日进入景点后，小于作为“全陪”导游的担子就轻松了些了，因为讲解都是由本地导游（俗称

“地接”）担当，于导的任务就是防止“团员”走散，她要求大家一定要戴上旅行社统一发放的红帽子，时不时地吆喝着“跟上”、“慢点”、“别乱跑”“唱歌跳舞的要快点”……每个景点游玩结束，她总是让我们集合在相对空旷的地方，然后开始清点人数：“1、2、3、4、5……”神情像是有点紧张，数得非常认真，一直数到“19”时，她的脸上才露出笑容，话语又重新活泼起来。“本来旅行社设计的帽子是绿色，是我建议把颜色改成红色的，男同胞们要不要感谢我呀？”显然，这又是于导自编的一个“段子”。

游玩过程中，我不时和于导交流，这才发现于导游真是非常不容易——如果带团带“丢”了一个人，所有的责任和损失都将由“全陪”承担，甚至可能当月收入呈现“负数”，难怪小姑娘那么“酷爱”清点人数。

傍晚时分，我们进了一家旅游饭店吃“旅游餐”。十九名游客分两桌都坐定后，于导又开始清点人数：“1、2、3、4、5……”此时，我已经夹菜进碗了。因为我吃饭较慢，而于导吩咐过，先吃完的人要等一下没吃完的人（毕竟是一个旅游团队嘛）。许是肚子太饿，那么难吃的菜，结果都“光盘”了，趁大伙坐在餐桌旁喝水、聊天的空儿，于导又站起来点数了：“1、2、3、4、5……”

我就纳闷了：“刚才吃饭前才数过嘛，怎么又要清点？”小姑娘右手食指一摇：“我不是点人数，我是数菜碟，看看饭店是不是按合同给每桌提供了十菜一汤……”

多年后，当高氏企业老工人站在葡萄飘香的高氏庄园里，再回忆这些往事时，都竖起大拇指说：“老高就是高，他的选择是正确的！”那时候，普通的葡萄卖五六块钱一斤，他种的葡萄20至80元一斤都不够卖。

老高的脑子里总是装着最先进的东西，近几年，在种植有机鲜食葡萄的基础上，他引进种植了加拿大-威代尔冰葡萄品种，并在低海拔、低纬度的极限地带种植成功，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在低海拔、低纬度成功种植冰葡萄并酿造出冰葡萄酒的企业。

酿冰葡萄酒是最难得，许多的

天时地利人和，老高沉着喃喃地说。他拿出一瓶冰葡萄酒说，这是2012年的，那年的冰葡萄酒来得太艰难了，一亩地只产了一百斤。葡萄在冰雪中冻着，也许就不是葡萄了，也许是最高贵的葡萄。想起一进庄园时看见的那张照片，在雪地里，一串干瘪的葡萄挂着满身雪，而年近古稀的高竹亭在雪地里半匍匐着在仔细端详着葡萄。

品着冰葡萄酒，它的醇香的确是味蕾的高端享受，不是有机种植的底子，不经过阳光的提炼，冰雪的淬火，一粒粒普通农田的葡萄是难以如此直抵人心的。

“乡村振兴原创文学故事”征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

过去五年来，在上一心下的共同努力和艰苦奋斗中，“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乡村面貌日新月异。这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了绝好的创作素材：比如，充满振兴故事的农业，巨大变革与变异的农村，创业与创新中的农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

要讲话中指出，社会是一本大书，只有真正读懂、读透了这本大书，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支持‘三农’题材文艺创作生产，鼓励文艺工作者不断推出反映农民生产生活尤其是乡村振兴实践的优秀文艺作品，充分展示新时代农村农民的精神面貌。”为此，本报特辟专栏，欢迎读者们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乡村振兴原创文学故事，如有采用，稿酬从优。投稿邮箱：fjxjzg2017@163.com。

——编者



致即将行走的“黄金七年”

眼看就要午夜十二点了，居然一点都不困，反而感受到些许未曾出现过却愈加强烈的紧张和慌措。明天是好朋友十八岁的生日，我要陪着她一起熬夜，来迎接这个有仪式感的生日。因为，很快我也会同她一样，即将步入这个里程碑式的年纪，即将开启人生的黄金七年。可似乎我还没有准备好。

小时候，我们大概都期待过自己的十八岁吧，该会多么肆意张扬和青春澎湃。会设想自己喜欢的职业并赚很多钱，养得起自己和爸妈；会遇到一份懵懂的爱情，在青春色彩上描下浓浓的一笔；会有情投意合的知己和一呼百应的朋友，可以参与“小孩”不能听的话题讨论，可以看看小时候的梦想实现的样子……会有好多奢望，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空半明半暗的云。

可是，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十八岁，我好像除了每月的生活费、专业课和图书馆里邻桌友好的小姐姐、小哥哥之外，再没有更多明媚的光彩。甚至十八岁，还交给我好多选择题，没有固定答案的选择题。比如：考完大学之后考研究生、考公务员还是自主创业？出国深造还是工作？闯荡大城市还是安居小县城？

但，十八岁，它不会给你更多的思索时间，它会裹挟着选择和追问，如约而至。

近日，和在西安读书的好朋友小聚，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的话题总离不开将来，也都带着厚重的迷

茫。说到最后两人哈哈大笑，为什么好不容易见面还要讨论这么严肃的话题。可能是我们这个年纪大多数小伙伴的特点吧，笑过之后又是深深地叹气，说来说去，最后也只剩沉默和迷茫……

前几天的一节课上，五十多岁的隋老师讲着课突然停下来，“你们年轻人的面容，为什么看起来比我还愁，把十七八岁的杀气都藏到哪里去了？”我和同位相视一笑，“十七八岁这么可怕，怎么敢带着杀气？”隋老师很不懂，“十七八岁，大可以名正言顺地碰壁和吃苦，带着杀气又有什么关系？”过了一会，她又说：“毕竟上坡路，总不会那么轻松自在的。”

我好像有点豁然开朗了。正因为想离小时候以为的十八岁近一些，所以才要费些力气去思考。如果真的浑浑噩噩，过一天是一天，等着倚老卖老，岂不是眼下就自在了。磨砺的过程固然难熬，但何尝不是一种令人安心的力量。至少在告诉我们，我们在往上行进，哪怕停滞不前，也没有比昨天差劲。

不知道远方的你，是不是也带着一些十八岁的困惑？我们做个约定吧，以今天划一道界限，难做的决定就先认真做一个周全的计划，还没确定的未来就用充实的一天抵御彷徨，还没达到的目标就再咬牙坚持一下。或许，压力扛着扛着、身心痛着痛着，不经意间转身的刹那，已经蜕变出美好年华。

（青岛二中 赵欣雨）

生活笔记

喜欢清点人数的导游

●霍寿喜

有两个多小时哩，干嘛那么着急呢？”小于轻松地笑道：“万一现在发现有人忘带身份证，回家取还来得及呀。”

嘿，别看于导大大咧咧，但从她职业性的笑脸上，我读出了一种职业性的认真。

旅游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小于的节目（包括各类段子和流行歌曲）也不断从她的伶牙俐齿中流出。老实说，她说的比唱的好听，尤其她说的“段子”，让车厢里的笑声持续不断。比如说在她的旅行团里，“上厕所小便”一律称为“唱歌”，而“大解”则称作“跳舞”，如此“借代”令我们感到新奇、搞笑……

一晃，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大巴车开进服务区加油时，小于说：

